

春在堂全書

第十一函
函十二冊

春在堂隨筆一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其由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飯不敢忘也時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
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
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
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
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
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譔述已及八十
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
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
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命撫江蘇駐上海有商
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問曰浙江同年有
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
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
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
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
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
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
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
覆試時詩也慙歎曰以槪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
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疆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實
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
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一人
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
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
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詫榜運之闕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
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
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遜學齋詩
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
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
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
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笏堂汝璆攝杭州守奇士也
署中僮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媼其夫人至躬洗廁踰焉
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顧善治生積貲
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饘
鬻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母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
襍莧菜煮鬻食之劉君旣貴爲慈菟圖紀其事湘鄉相
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爲琴菟圖
圖中琴一張菟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爲作長歌一
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祥國興過杭州乃琴西舊爲琉
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詒琴西余因亦得之
爲篆書琴菟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卽能飲酒父戒之曰
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
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
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驅者鞭筆及之微傷

于額歸而愠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三十歲必出仕故
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
顯然恂恂儒雅論爲政必以教民爲先議興鄉課欲行
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盍
寫副本與我及余臨行君贈以寫書之費徐問之則假
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
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
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
婦哉君又欲傭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
莫爲之役奈何以婢媼役于我

鎮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微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謀并其姓名而鬻之問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爲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卽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真僞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嘯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戰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畱心
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爲
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
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
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爲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
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鐸爾其四曰
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崙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
維多利亞乃伯崙瑞格朝第六主也其傳國之法傳子
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
女子之女眞殊俗哉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
年余過蘇州適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
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聽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
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僞府官
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
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
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
夢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
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尙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
談舊事甚悉畱此老眼以閱興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徵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撰其書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滕元啟謹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與朱儒牴牾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可采者惟謂上論成于琴張下論成于原憲故二子獨稱名此則近于臆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左 千乘之國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語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之藏適千而言之乎古來注家布算求合可謂不解事子雲矣 學則不固 謂不固守一師之說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爲政以德 爲政秉政
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五
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于後也 舉直錯諸枉 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
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
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爲政 我死子爲政謂
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
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
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爲譏僭然觀其引林

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
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
乎 禘自旣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引此
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灌盥裸通用孔子于禘欲
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
然禘爲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
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
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
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璟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疎古來相傳之說 宰子晝寢 晝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

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王期月而已可也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則設施猶有未周齊人歸女樂據孟子腍肉不至不稅冕而行無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腍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一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于魯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爲逋逃藪也眾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爲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爲惡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華亭尹久叔鋈憇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甚眾有張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吳江張澹未定草璞卿女史陸惠書鈐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含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爲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云過當然